

会同六次壮丁自动从军抗日

刘道林 梁自顺 梁之栋整理

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需兵甚急，需数尤多，下属往往无法完成其征兵任务。即或勉强完成任务，也多出于强迫被动。1938年张中宁任会同县长后，采取以宣传教育为主的方法，动员上层人士及其子弟带头从军。首先鼓励乡、镇、保、甲长，士绅子弟，高中集训毕业生，以及其他有志于军事的知识青年先行报名从军，打破社会上“征兵只征无权无势壮丁，与权势子弟无关”的不平观念；其次，使这些先行报名从军者，现身说法，亲赴各乡劝导壮丁自动服役，消除上层人士中“虚伪劝人，己则规避”的弊端；第三，对领导壮丁从军及自行从军者，以种种方法鼓励表扬，同时对有能力充任军队军官者，则极力保荐。因而，在1939年5月至9月间，我县组织壮丁成批自动从军抗日的壮举就有六次。

第一次 朗江杨德麒等68人入营

5月初，朗江乡长李世铨召集保甲会议，力陈服行兵役的必要，并详述大敌当前，民族危亡刻不容缓，正是男儿立志从戎，报效国家之时。当即有在场的保长数人受到感动，决意先行报名从军。随即分赴各保宣传劝导，愿自动随各保长从军者，有杨德麒等68人。于5月11日，由李世铨亲自伴送到县。县长亲加勉励。13日县府召集县城各机关团体举行欢送大会，会后由他们自赴绥宁团管区报到。经检验合格者52人，编在一起，没有分散。自动从军壮丁都很安心。

第二次 蔡宗鲁率70余人入营

6月初，会同县财政委员会常委蔡仁博，新宝（今宝田）乡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他深感国家危亡，匹夫有责，毅然令其次子蔡宗鲁先行报名从军。蔡宗鲁高中毕业，曾受集中军事训练（简称“集训”，地址在南岳），有一定军事知识，素怀投笔从戎之志。他秉承父命，先入乡宣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勉人。又因其任本县民训员时，与壮丁素有感情，都认为与其零星被征从军，毋宁与蔡君同行。一时自请从军者达70余人。经县府盛大欢送后，于6月6日由蔡宗鲁率领，自赴绥宁团管区报到。蔡宗鲁被擢用为连附，自动从军的壮丁未编散，上下同心，相得甚安。蔡仁博“遣子从军”则受到国民党军委会、军政部等机构来电嘉奖。使人更受鼓舞，士绅皆以子弟从军为荣，壮丁亦以被动征集为耻。

第三次 龙吟、王云卿等率300余人入营

6月中旬，有高中毕业生、金竹乡（今金龙、肖家）副乡长兼自卫大队附龙吟自请从军，同里壮丁80余人相从，信和乡（今岩头、连山）训练员王云卿继起，随同从军者170余人，巫水乡（今王家坪、金子岩和绥宁的竹舟江、河口一带）自卫班长瞿德云，也因劝导热诚，有壮丁50余人相从。共计300余人。于6月18日县府举行盛大欢送会。当其开赴绥宁，途经信和乡时，还有当地壮丁50余人请求临时加入。因公文手续均已办妥，不便更改，经再三劝解，始快然散去。

第四次 何炽昌等率600余人入营

6月下旬，会同士绅何浴仙及前保安第12团团长沙运鸿联袂送子何炽昌、龙家荣报名从军。其时何、龙二君，本中心乡（今林城镇、攀龙桥）正副乡长，均秉承父命，踊跃请缨杀

敌，并分赴各乡宣传。一时何、龙二君之亲朋戚友，如堂兄弟何水山、表兄弟龙国球等相继响应。旬日间，自动报名从军的达500余人。其中应免、缓役的独子、保甲长、高中毕业生等不计其数。于6月30日县府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送后，自赴绥宁团管区转送入营。翌日，伏龙乡（今坪村）副乡长何一俊也率100人来县，兼程同赴绥宁，与何、龙部合而为一，受到团管区司令的嘉勉，编为“抗日志愿兵营”。各领导人也分别被擢任为该部营、连、排长职务。因乡土观念的维系，上下感情融洽。曾参与抗日战争中的长沙会战等役。

第五次 栗泽选、栗泽沛兄弟率138人入营

8月初，中心乡小学校长兼保长栗泽选奉乃父栗永金之命，与同族士绅栗建中之子栗泽沛先行报名从军。族中少壮兄弟叔侄相从报名从军的70人。栗泽选系现任校长兼保长，栗泽沛有兄弟栗泽沅前已从军，均应缓役而又自动入伍。独子林顺富，弃家室七人，坚决要求入伍。这都使人十分感动，因而应缓役或缓征而请求先期从军的人很多。连同栗氏子弟共138人，爱国情切，于8月22日，经县府大会欢送后，自行赴邵阳宝永师管区报到。

第六次 林豫顺与四乡长率700余人入营

9月6日，县府举行盛大欢送会欢送以林豫顺为首的“八百壮士”自动入营抗日。其中包括朗江李世铨乡长率李姓子弟120余人，杨姓子弟70余人；丰山（今沙溪和靖县的大桥一带）林一之乡长率林姓及其他子弟180余人；广坪许家德乡长率200余人；朝阳（今炮团、羊角坪、地湖、地灵一带）吴信之乡长率170余人；其他自请入伍的数十人。截至9月5日，报名人数陆续增至800多，经检查体格，剔除百余人外，实有700

余人，号称“八百壮士”。6日晨，县城各机关、团体、学校和中心乡保甲民众等，齐集公共体育场欢送。在隆重的欢送大会上，湖南第七（后改为第十）行政督察专员甯坤等讲了话。壮丁家长代表说“子弟奏凯归来，固为父母所喜欢，即使杀身成仁，亦是父母之光荣。”壮丁代表说：“不杀敌人，誓不归来，不能成功，亦愿成仁。”词意慷慨激昂。队伍开至邵阳宝永师管区，转送国民党第五军第二野战补充团编为“独立营”。曾在广西参加抗日战争中的八塘、九塘、昆仑关等战役。

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自动从军抗日的官兵虽返回不少，甚至有些人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在解放初期，受到了人民的惩罚。但在当时来说，有此壮举，对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应成为我县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为抗日而阵亡的先烈将永远活在我县人民的心中。

（本文根据张中宁《会同县一年来之兵役》和有关档案、采访资料整理）

忆会同志愿兵营

何水山

1939年夏，正当抗战方般的艰难时节，我县发生一起“志愿兵营”请缨杀敌的事迹。我是此举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特将亲身经历，记述如下：

一、时代背景

1939年，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我县远处后方，没受过战火的洗炼，激不起同仇敌忾之情。而当时的兵役法，却又违背全民抗战的崇高理想，规定中学以上毕业的人，可以享受缓役和免役的优待；应征当兵的，只是劳苦大众，既不公平合理，自然大失人心。虽然正规部队懂得爱惜兵源，待遇也好，但应征入伍时，师管区接兵部队不仅克扣给养，还在送兵途中，非法贩运货物，把新兵当作苦力使用。加之“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陈旧观念，依然禁锢着人心。是以人民把当兵视为畏途，很少有人敢于应征。然而上面的征兵定额压得紧，着实苦了保甲长们。因而逐步发展到“抓壮丁”的千古丑行，直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二、思想动机

堂兄何炽昌和我从小一起长大，高中时都受过军事集训，懂得一些军事基本知识，早有投笔从戎的意愿。当时，在我个人方面，还有两点起催化作用的因素：一是与女友钟竞雄相恋时，曾相互信誓以身许国，必待民族复兴而后结婚（现已结婚），此时得知她已奔赴前线，担负救护工作。自惭之余，不禁怦然

心动。二是我素来敬重的学长江仁杰（洪江人），那时正与贺琮密切配合，开展救亡工作。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消息传来时，他特从洪江来到我家报喜，彻夜长谈，鼓舞了我的信心。经过与炽昌商量，立即提出组织子弟兵请缨杀敌的倡议，开始发动串连。

三、组建经过

倡议一提出，迅速传遍四乡。首先得到父辈们的赞许和支持，都愿以自己的亲人共襄义举。如龙运鸿的儿子龙家荣，许安祁的儿子许邦基，何履昌的儿子何一俊，以及姐夫田剑平、梁焜，表亲龙国球等都踊跃参加。发展顺利，超出预计。综合有利因素：

（1）我们当中的部分人享有兵役缓免权，却自愿当兵，对社会风气是一种冲击。

（2）有声望的地方绅耆，愿以自己的儿子入伍，令人信服。

（3）城里的林顺富、蒋运达，洒口杨振，长田宋先富，洞头栗永胜，翁保俞贤文，臭王溪田相文等，都是年轻保长。他们率先报名，颇具影响。

（4）子弟兵的设想很吸引人，可以使适龄壮丁免除当壮丁受虐待之苦。

（5）县府的征兵困境得以缓冲，当然大力赞同。

在上述形势下，真是登高一呼，四方响应。仅仅一个半月，即组合了600多人，随即进行编组。

四、初步编组

从设想到实践，却又面临着个令人惶惑不安的问题。因为我们虽然略谙一点军事知识，但缺乏行阵征战的实践经验，唯

悉“画虎不成反类犬”。幸亏素为我们钦敬的老师龙光武先生大力支持，他不但文事武备都有造诣，而且参加过北伐，有实战阅历。经过商请，同意重上前线。真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使我们皆大欢喜。

根据报名人数，可编一个营，即命名为：“志愿兵营”。初步编组情况如下：

营部：营长何炽昌、副营长龙光武，营附何水山，副官田剑平，军需梁焜，书记许邦基。

第一连 连长杨振，排长林顺富、蒋运达、粟永胜。

第二连 连长龙国球，排长张杰、龙庆重 张承勋。

第三连 连长何一俊，排长龙家荣、俞贤文、田相文。

军官初步组合如上。唯龙光武老师经过开往江西又复返回湖南的长途行军，到底年老体衰，难以坚持，在返回衡阳，即将开赴湘北前线时就回家了，由我接替副营长职务。因此以后正式的战斗系列，就只知道我，而不知有光武老师在前了。相处时间虽短，但得到他的热情教诲，使我们的书本知识能与实践相结合，受益非浅。

五、踏上征途

1939年6月30日，我营从会同县城出发。行前在体育场由县府主持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县长张中宁亲手书写送给我家一块“国尔忘家”的金匾，送给龙运鸿家一块“爱国情殷”的金匾。会同师范、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及各机关团体均列队前来。庄严热烈，万人空巷。我们每人都戴上大红花，营部宫愤骑着高头大马（马头也挂了红绸球），在父老们的簇拥下，一直送到城外渡头江畔，才互相含着兴奋的热泪挥手告别。

由于行政程序，先到绥宁团管区签证，再到邵阳师管区待命。报经军政部批准，划归陆军第四军第102师建制。师部派来一位陈团长到邵阳迎接，随即开赴江西吉安驻地，同样受到热烈欢迎，并仍保持“志愿兵营”称号，拨归306团指挥。

六、锋芒初试

在赣休整不及半月，日军进攻长沙，我军奉命驰援。日军虽已进至长沙外围，由于我军适时赶到，并采取迂迴侧击，迫使正面之敌首尾不能兼顾，狼狈退逃。是为第一次长沙会战。作战中上级考虑我营还未受过正规训练，只把我们列作后备队，担任警戒，作为一次锻炼机会。这次虽未亲临前沿，但专取老山密林地带，隐蔽行动的连续强行军，已够辛苦。烈火炼精钢，待到战后整训时，除病号转院就医外，部分意志脆弱者请求回家，也有个别潜逃的。但我营不但没有缺员，反而扩展壮大起来了。原因是叔父何浴仙在会同家乡发动了第二次180多人的志愿壮士，并亲自送到我营补充。同时，绥宁以肖霖为首，也各组建了一个连，一并由何浴仙带到前方。经军、师同意，把我营扩建为五个连，成了个特殊的加强营。实有人数已超过千人了。而且，第四军即北伐时叶挺将军的独立团所在的原部，素有铁军之称。我营在“铁的纪律，铁的战斗力”的严肃环境里，得到良好的训练，干部们又都分批送至军校短期培训，提高了素质，成为战斗系列可靠的一员，驻守湘北前线。

七、转战敌侧

1941年8月日军进犯，揭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序幕。我军首当其冲，而我营正是黄沙河的触角。初生之犊不畏虎，搏打极为顽强，将敌人杀伤无数，我方也颇多伤亡。奋战三昼夜后，终因装备悬殊，被敌突破。混战中已与上级失去联系，

考虑到如向长沙方向节节败退，势必被动挨打，不如效八路军的运动战，避实击虚。当即决定转到敌侧，进入浏（阳）、平（江）山区。凑巧我军主力，也都转向侧翼，获得重新集结。我营受到上级“机动灵活，各自为战”的嘉许。在一个月山地运动中，时常派出小分队到敌后狙击，给前进之敌造成了较大的威慑。我营三连一排，曾在临湘县桃林镇俘获敌兵二人，立功受奖。此次敌人本已攻入长沙，但立脚未稳，就惶惶退逃。在追击日军时，从俘虏手中缴获的文件内有：“渝军（其时因已有南京汪伪政权，故敌人惯把我军叫作‘渝军’）第四军出没平、浏山区，第九十九军有从沅江强渡湘阴可能，对我军侧背形成夹击之势，我军无攻略长沙之必要……”等语，足证敌人确是被迫溃退的。

八、战役总结

兵法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从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我深有体会：认识到所谓“一心”，并非专指筹谋者匠心独运，应推演到“万众一心”的领域。我们子弟兵之所以能在炮火纷飞中生存下来，而且得到上级的嘉许，就由于彼此都能心心相印，在实战中如臂之使指，深得“一心”的妙旨。

此次长沙会战，颇有振奋人心的作用。蒋介石亲到衡山召开了“南岳会议”，进行总结，我军军长和两位师长都受到指名表扬，我营也得到军、师的嘉奖。

是役，我营阵亡及伤残转院的超过百人。只因时间过久，姓名无法追忆。唯三连长何一俊受炮弹震伤，常出现神智昏迷，不能继续带兵，调司令部军械处供职。

九、广九线上

距第二次长沙会战后两月左右，日军进攻香港之势已经箭

在弦上。为了支援香港，牵制广州之敌，我军奉命进击广九线。从浏阳出发，日夜兼程，刚抵英德，一是香港已被日军攻占，已无支援必要；二是敌人为了牵制我们援港，又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我军立即回援，仍采包围战术，从株洲迅插平浏一线。刚发生小接触，敌即全军退却。因此并未经过激战，只在追击中缴获一些战利品而已。

十、依依惜别

1942年春，我经军令部考选，升调军部任作战参谋。何炽昌又被保送陆军大学深造。我营一时人心浮动，依依惜别。所幸基层干部不变，经过说服，才稳住了“志愿兵营”的情绪。待到何炽昌学习归来，以副团长兼营长，仍率原部。

十一、鏖战长沙

1943年秋，日军为了打通粤汉线，从武汉、广州同时发动攻势，是为第四次长沙会战。我军正好担任长沙城防，迎击正面之敌。此次战役与以往大不相同，日军倾其精锐，全力来犯。而且得知岳麓山有我重炮阵地，不敢轻进，采取正面以重兵压境。另以轻骑绕道沅江、宁乡，直捣岳麓山后，我重炮未能发挥威力，遂入敌手。长沙经过激战，终告陷落。据事后何炽昌讲述，战斗极为惨烈。他们是逐步巷战后，每人抓着块木板漂渡湘江的。并经化整为零，昼伏夜动，才得脱出包围圈。引他的原话：“大难不死，算是老天有眼！”

十二、抗战到底

第四次长沙全战后，日军不仅打通了粤汉线，继续大举进犯；又取道湘桂线，直至贵州边境的独山才被遏止。由于岳麓山重炮是盟国支援的，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用，有损“国际声誉”，故我军军长被判枪决。遭此变故，人事上也发生了大的

变动。我和原参谋处长一起转到第三方面军任职。何炽昌等则仍在原部，重新集结整顿后，进入湘南地区，活跃于粤汉、湘桂两线间的三角地带，继续打击敌人，坚持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十三、劳燕纷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部队不是复员还乡建家园，而是要照美军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精选编组。我们这些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弟兄，像一群劳燕，在骊歌声中分别了。有回家的，有进入后备军官队的，而很多已经习惯军旅生活，有志闯荡世界的，则都走上新的岗位，遍及祖国各地了。据闻，至今还留在台湾的，也为数不少。可惜我离开原部较早，战后又转入国民党中央机关，在上海工作。又不幸抗战方休，内战继起。重复进入动乱年代，与亲人们失去了联系，甚至连这些人的姓名也都不得其详了。

如今，我们当年的抗日愿望早已实现了。日本军国主义已成历史的名词，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正手挽手地朝着幸福的坦途迈进。深愿曾以忠贞许国，和我共事“志愿兵营”，但还滞留海峡彼岸的老友们，重掬豪情，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为祖国统一大业再建新功。

忆会同抗日独立营

林义顺、林昌通等口述

从农民到警兵

我们都是世代代的农民，祖祖辈辈住在金龙乡大溪村。

1939年，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敌人的魔掌已伸到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报纸上讲，学生们宣传，大家都在议论。我们的思想很矛盾：既怕当亡国奴，又舍不得离开家里。万一国破家亡怎么办？终日惶惶，不知如何是好。

我村有个林豫顺，字则立，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

1937年他回到县里，当省保安第十二团第一营营附。1938年该营改为会同县保安警察大队，大队长由县长兼任，林豫顺当队附，负实际责任。我们想：救国不分前方和后方，就都到林豫顺手下当兵了。

参加抗日独立营

1939年5月以后，我县自动入营请缨杀敌者风起云涌，士绅咸以子弟入营为荣，壮丁则以被动征集为辱。林豫顺出身黄埔，有志报效国家。遂与朗江李世铨、丰山林一之、广坪许家德、团河吴信之诸乡长互通素志，不谋而合。乃分途发动，四乡壮丁都愿相从。林豫顺的家乡金坪、大溪、岩溪一带的青年更不甘落后。

我们这些追随林豫顺在县警察队当兵的人，看到有这样一个好机会，也都纷纷报名参加。县长开头不许可，经我们一再要求，也不忍在我们的抗日热头上泼冷水，终于“准许个别参

加，绝大多数仍应克尽职责，保卫地方安宁”。还特地批准，凡从保安警察队出来，加入抗日部队的士兵，一律加发半个月饷金，以示惜别之意。

自8月下旬发动，至9月5日为止，报到人数已增至800多，经检查体格，剔除了100多，实有700余人，号称“八百壮士”。初步编定为五个连，拟名“抗日独立营”。当官的有营长林豫顺，副营长李硕，营秘书林一之，营文书是堡子乡经铨胡子（姓梁）的满崽，助理文书是大洪村林贞顺。连长是蒋文山、栗庚、李世铨、李雪梅、何难。其中第五连即特务连，由原保安警察队士兵和林豫顺家乡（今金龙，当时属金竹乡）人组成。特务连一排长梁庄仪、连部事务长梁厚富。还有林昌培、林世任、梁开茂、梁恩润等都在该连当战士。林义顺则在营部当传令兵（通讯员）。其余各乡入伍的，则分别编在第一、二、三、四连。

难忘的欢送

出发前，准许回家探亲一次。乡里村中，都燃放鞭炮欢送。至亲好友，又争相摆酒饯行，依依不舍。9月6日，县里为我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各机关、团体、学校和民众代表、出征军人家属等都到了。一时鞭炮齐鸣，欢声雷动。当我们的队伍过藕塘坳至接官亭时，送行的队伍早已站立道旁。有的还用私自积蓄的钱买了牙刷、牙膏、漱口杯、糕点、饼干之类，一定要亲自塞进我们的袋子里。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群众对我们的期望是多么殷切啊！那动人的情景，真教我们没齿难忘。

在洪江，各机关团体和中、小学师生，也都列队在小对河洪达中学操场，为我们开了盛大的欢送会，各机关首脑都讲了

话。洪江各报都以显著的版面，报导了此一空前盛况。

离开洪江，我们经安江、大坪，越雪峰山，攀枳木界，沿洞口、桃花坪，直抵邵阳宝永师管区。连日行军，虽极劳累，但想起沿途群众殷切的囑望，心里也就愉快了。

入伍训练

到邵阳以后，并没有立即开拔，而是在邵阳北路汽车西站观音庵驻扎下来，由邵阳宝永师管区编练股派人，对我们实施了两个多月的新兵入伍训练。按照规定的时间，每天三操两讲。开头，我们对部队的组织纪律和军事生活很不习惯，甚至吃饭、睡觉和大小便都感到不自由。但时间既久，也就逐渐适应下来了。从立正、稍息等基本动作，到队形变换、散兵行、匍匐前进……；从枪的识别、装卸、使用，到瞄准、射击、保护……。我们都学会了。尤其我们第一次穿上新军装，扎上裹腿，腰结皮带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光荣感。

第二野战补充团

1939年11月上旬，来接我们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二野战补充团的团长谢慰云和副团长高立人等。谢团长集合我们训话时说：“你们划归我国建制。为了体念你们抗日救国的热情，你们独立营不编散，只作个别的调整。但你们要绝对服从命令，违者军法从事。”我们既高兴，又害怕，唯有听从当官的安排。

重新编组后，当时第五军军长是杜聿明，第二野战补充团团长谢慰云，副团长高立人，一营长张绪光，二营长周荣，三营长（已遗忘），独立营长林豫顺。第二野战补充团团部通讯排长丁剑辉，副排长陆翰伯，总机班长何世宾，架线班长刘敦其、张淋。梁开茂有高小文化，调总机班，负责电话通讯。林

昌通粗识文字，调架线班，负责架设电线。其余仍旧。只有营秘书林一之和许家德、吴信之两乡长可能都回县去了。

11月9日，我们在谢团长率领下，离开邵阳，步行三天，至黎家坪上火车，途经桂林、永福县、郴州等地，沿湘桂铁路直驶广西黎塘下车，步行一昼夜的山路，至八塘扎营备战。八塘邻近贵县，处郁江之滨，南控粤西，西遏南宁。此地形势险要，与七塘、九塘、昆仑关同为兵家必争之地。其时日军已占据沿海重要港口，从南宁向郴州推进，企图北上威胁川、黔。但日兵至八塘近郊，即顿兵不前，只龟缩在几个据点。我不打，他不来。我若打，他也只限于防卫，即或占我一些阵地，事后又都退回去了。也许是适应他们上级总的战略意图吧，到底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无从知道。因而我们常取主动，乘夜袭击。白天则因日军有大炮、坦克和飞机，我们的武器居于劣势，常隐蔽在自己的阵地休息。

五军的军纪很严。有一次夜战归来，团部有一伙夫头（上士班长），看到弟兄们都很辛苦，老百姓又都跑光了，剩下家里的猪、牛、鸡、鸭无人看管，便邀约炊事班的几个胆大的弟兄搞来一只百多斤的肥猪宰给大家吃。被谢团长知道了，立即召集团内部分官兵训话，指出：“这与日军无异，今后谁敢骚扰百姓，以此为例。”随即下令将那位炊事班长当众枪决。众皆悚然，吃到肉的更内疚。但军令如山，谁也不敢吭声，连同情之泪也不敢洒一滴。

战斗在昆仑关一带

到八塘约十余天，我们独立营即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一次战斗中，独立营第五连（特务连）文书兼事务长梁厚富随连部行动，在被敌人包围中牺牲。此次战斗，林豫顺描

挥各连奋力冲杀，五连是原会同警察队老兵和林豫顺家乡人，作战最勇敢，牺牲亦最大。伙夫兵林昌培战死。最后短兵相接，发生肉搏战。日军死尸枕藉，我五连只剩下连长何难、一个班长和三个兵了。五连长何难被降为中尉排长。一连长蒋文山下落不明。其余各连也都有大小不等的伤亡。独立营由军部新兵训练处略事补充后，仍继续战斗。

从1939年11月下旬到1940年1月上旬，我们独立营所在的野战补充团，与友军配合，依次收复郁江、邕江北岸各据点，越丘陵地，跨湘桂线，地势逐渐升高，进入了绵延不断的山地。攻下九塘以后，接着就是攻打昆仑关了。它在九塘以北，思陇之南，地当云贵高原余脉。形势险要，两翼都是高山，中间只有一道隘口，是南宁唯一的屏障。日军以重兵固守，又在山下以通电的铁丝网围裹数层，期在必守。除我五军向北仰攻以外，还有其他友军向南夹击，也都下了决心，非攻下昆仑关不可。双方对射，形成一片火海，战况至为惨烈，死伤不计其数。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将昆仑关攻下。乘胜反击四塘、五塘日军，挥戈南宁。1940年2月上旬，日军退到广西边境，南宁被我军收复。才暂时结束了这次战役。

1940年2月，由于五军连续作战，奉令调回柳州休整，由四军防守南宁。日军又卷土重来，其势异常迅猛。四军抵挡不住，又调五军与四军并肩作战。南宁附近四、五十里的公路两侧，房屋大多被烧毁，成了一片瓦砾场。死尸横陈，臭气历久不息。经过十多天的时间，才扭转战局，守住了南宁。但四、五两军的损失都很惨重。尤其五军，已到非休整不可的地步，乃遵令撤至柳州龙水村一带驻扎，进行补充整顿。其时已是严冬初尽，百草排芽，柳丝吐叶的春寒季节了。

龙水村休整

龙水村，是一个风景绮丽，地势平阔的村庄，距柳州不太远，有山有水。我营所在团驻定以后，首先是清点伤员，加强医药卫生工作，让负伤战士早日恢复健康；其次是清点各营连及直属单位人数，有功者行赏，缺员者层报军部新兵训练处酌予补充或互相并合。至1940年4月，原“抗日独立营”的弟兄，有的阵亡，有的逃散，还留在部队的，通过整休，已编入别部。

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仍记忆犹新。当年自动入营抗日，为拯救民族危亡而献身八塘、九塘、昆仑关的英烈们安息吧！如今民族已复兴，祖国在前进。若泉下有灵，亦当感到欣慰了。

（梁之栋整理）

八百壮士入营

赵景衡

卫国离家不顾身，

奇男八百赴东征。

重温五十年前事，

犹有同仇敌忾心。